

碑二十二

元寂禪師塔碑

南唐

韓熙載



昔婆伽婆以清淨妙心付迦葉波迦葉而下以心傳心
二十八傳聯珠印度一花五葉香散支那降及曹溪得
法者眾然則以一念攝於多法以一塵統於沙界此念
此塵彼界彼法二俱不有空亦非斷明是法者於大悲
海運普濟舟開無相門演不二法化有情於一旨獲當
果於上乘是之謂大善知識者元寂禪師其人也師名
隱微豫章新淦人也夫其珠生媚澤玉蘊良山畱潤入

經必歸族姓故有楊氏之託焉異人之生顯著奇應既
藐流俗亦表厥靈故有光明鑒室之祥焉軒冕爲累身
之資鼎鍾乃爽口之具翠彬蔚網罟隨之鴻鶴青素
霄漢自得故有棄俗之誓焉開無師智歸不二門夫爲
世家則有師訓七歲請本邑石頭院道堅師爲弟子二
十依洪州開元寺智稱律師受具戒既還而歎曰沙門
者達本識心之謂也且戒慧之學未足明心寂滅之宗
方爲了義青山有路白雲無心我之時行豈復他日遂
徧尋名嶽歷抵禪林順義中卷衣南行遐趨五嶺羅山

法寶大師巖頭真子德嶺桂孫智鏡當臺其仰不疲之
鑿鴻鐘在簾咸聆應扣之音師旣解橐雲堂端襟下榻
玉處石而光華尙隱虎在山而清嘯難藏扣我機緣日
知時節先是羅山有獅子在窟出窟之句海內風傳一
日法座高登海徒雲萃師遽前而禮峻發問端羅山道
眼素明偉師峭崿抗聲酬詰衆莫之知俄於敬諾之間
豁然大悟自是朝昏隨衆語默全真放曠四儀盤桓數
稔異日羅山以師大緣將至苦諷還鄉太和杖策離
羣擔簦度嶺漸迴江介徐次龍泉邑宰李孟俊一覩道

婆深加凝注邑有十善蘭若經廢時多願言葺興強師
駐錫冀揚大法用福蒸民師具順隨之心盡檀那之請
元徒輻輳淨供山儲應接隨宜了無滯礙有問如何是
十善橋云險過者如何喪參乎祖道一以貫之問而數
窮答有餘力達深得妙斯之謂與時先朝端拱萬機穆
清大寶遠懷道德思結深因保大九年始自龍泉詔歸
鳳闕命住龍光梵刹賜號覺寂禪師高闡一音將逾數
歲改賜奉先禪院用邇皇居辛酉歲春將有事於地方
利建邦於洪井千乘萬騎咸從於和鑾奇士高人必先

於行在師首預清列簡自宸衷既抵新都復住大寧禪
院誨人無斃學者有歸迨於鼎成之期難預因山之會
言念三世諸佛皆入涅槃吾獨何人自甘遲暮其歲十
月見病者相臥方丈中是月二十七日剃髮浴身入堂
別眾勤宣祖意勲最後流語訖安然形畱氣盡俗壽七
十六僧臘五十六諡元寂禪師塔名常寂歲在壬戌二
月六日歸葬於吉水縣仁壽鄉太平里之原遵遺誠也
今元帥鄭王備嘗道味時任保釐巨捨信財俾營塔廟
惟師夙宏妙願應生像年道峻德克名符實備貌孤神

王語淡氣幽情高而月冷秋空格峭而雲生碧嶠以慈
音而演法用實智以化人故得道契王臣心歸緇表俄
昏慧炬永絕微言瞻道貌以長垂覽清徽而徒在龍泉
廣福十善禪院嗣法弟子契任肯常相續住持小師自
明自滿七十三人懼歲時之浸遠恐陵谷之貿遷願紀
金碑以旌元壤其辭曰三界茫茫兮四生蠢爾肯覺合
塵兮死此生彼有鑠開土兮乘悲應世端坐寶床兮片
言析理道價既高兮迴心天子宗風久扇兮伏膺多士
遠近渴瞻兮大起覺日云沈兮法幢遂靡傳心羅山兮

訓徒帝里韜眞豫章兮歸與吉水金骨藏山兮德音無
已寶塔鎮地兮來者斯企

吉水志

薌林碑

宋孫覲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秘閣修撰向子諲博極羣書
尙友千載治一室手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其中自
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
上書謝事徘徊玉笥之下淦水之濬登高擇勝築室居
焉藝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蓋眞得所
謂薌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

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爲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
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薊林之意上嘉
歎良久親書薊林二大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絕一時羣
公在廷驚顧動色於虜盛哉未曾有也子誣侈上之賜
移書屬孫觀爲銘銘曰肝膽一如薰蕕殊臭鼻識妄聞
六鑿交鬪螂蛆甘帶蠅蝦轉圜嗜痴腊鼠逐吳則然一
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爲佩手援紫藹掉芙
蓉旗蕙肴蘭藉飲芳食菲芳菲滿堂薦馨在德葵傾草
靡偃風就日帝闈九闈孰播厥芬神交夢蘭基於獻芹
扁榜峩峩來從天上璧月流輝浩褰帷帳天命不詔惟

德典諸錫慶毓瑞充公之間

慶鴻集

玉笥山清真宮碑

元虞集

玉笥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淦實錄以爲本名羣玉山
漢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改今名而以
上清名宮云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永與其
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之今有石刻
在宮中云是曇永所撰上清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
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唐長慶
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受

知後主刻木爲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錯爲篆上清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敕改爲清真宮端平丙申主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爲請於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魯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爲時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以給衆來者日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胄劉繼賢曾季謙張嵩老涂宏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世祖皇帝嘗召卿胄至京師咨問稱旨畱之四年乃得還旣而宮之屋日敝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胄嵩老又作冲妙堂戊午季謙又作三清殿其後繼作日虔不懈而宮皆新成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元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百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爲我銘予旣聞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爲豪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忽然之間時往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

間寂寞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爲次第其說而勒之以銘銘曰太秀之山羣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筭將貯不鍵而固匪橐而盈合冲納和神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參我左右宰我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執其象偉若降精歸峯峙停炳燎弗輕食於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於無朝陽熙熙夕灑肅肅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粹融潛滋密克自然遂成沴戾不逢穆穆在朝皞皞在野我宮

恆新以詔來者

舊志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李侯平反疑獄之碑

元吳水澄

李侯名楫字濟川鄱陽人自袁州路經歷遷新淦州判官大德壬寅至官丁未得代明敏公勤精於吏事佐州六年令行政舉聲譽著聞當路每委用焉朝廷命使者巡行天下章別淑慝臨江官吏俱受譴責至新淦侯迎謁應對得宜使者嘉之分遣詣安福永新出吏駐鈔以貫計凡三千二百有五十六年之間平反鄰州鄰縣疑

獄者四其一新喻民求姦弗獲殺死婦人七歲女在旁并殺之以滅口時暮夜無証贓囚不肯伏輒番易牽連無辜七十餘人三年不決侯設法鞫問精辦器仗衣服詰囚囚駭然無辭遂伏辜釋所望冒歎聲如雷其二奉新庖人治庖於豪民之家不返其兄偵伺不得踪跡與穀千斗囑其兄俾勿訟其兄受券聞於官豪民結連荷校數人指言其兄已得其弟溺死之屍於某水中焚之以歸吏受賕曲是其說鍛鍊其兄以爲誣告枷寘獄將議罪侯視豪民自書與穀之券曰豈有無嫌於中而私

賄人者究問乃庖人通豪民家之婢豪民之子見而殺之投其屍於水遂脫庖人兄之所荷枷以枷豪民之子先繫三十有八人悉免一邑稱快其三靖安有獄或謂甲姦乙妻勒死乙或謂乙與丙交爭乙折丙齒懼罪而自經於丙之門檢官以死者項後痕不交匝遂定爲勒死侯取他文卷參考有自經死而痕不交匝者又以洗冤錄所載自縊者屍下地三尺有炭依其法驗之於所縊柘樹下掘地二尺五寸果有炭塊數十遂定爲縊死其四奉新甲告乙盜葬山地官吏監改職役人黨甲不

待乙至掘其父棺乙與甲鬪至丙之門而甲之僕丁鬪毆毆死前官謂乙盜葬侯謂盜葬縱或侵越謂盜葬則非也官吏職役擅發乙父之棺以至交鬪而遂毆死亦偶中傷而非故殺前二事失出後二事失入累年掩昧至侯始得明允非真見定力不能也侯母夫人年近八十侯出問事歸有所平反夫人輒喜年與夫人相若者侯客之升堂把酒爲壽善畫者作家慶圖賦詩夸揚以娛其親侯於橋梁道路加意修治州郭外有岳祀傾圮侯曰岳於祀典最重捐已費葺之其多興滯補做率類

此僉廉訪司事李公嘉侯薦之日廉潔詳明宜寘風憲今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朝廷所以旌能也淫人撫侯平反事實爲傳又將勒諸石余乃因其傳次敘其辭而繫之以詩曰

粵若古者欽恤維刑於昭皇元惻惻哀矜奏讞審詳有慎有輕貪人庸夫弗念弗承被誅孰信被曖孰明偉哉李侯善治流聲有獄未直汝往司平靡微弗章靡隱弗徵姦狡膽落展如神靈家有慈親天錫遐齡陰德之報其昌其榮勗哉李侯後汝澄清

吳草廬集

都憲孫仁神道碑

明張元正

公孫氏世家豐城之敷山宋南渡十世祖元亮始遷今
新淦之泥江立敬仕賓肇鼎實公之曾祖祖父俱有隱
德而肇鼎甫尤以詩名母長簿廖氏俱由公貴贈刑部
主事大安人公諱仁字偉德別號春庵自幼力學恆以
無兄弟之援自奮弱冠卽以明經翹然士林成化戊子
領鄉薦刻其經義以傳明年登進士第拜刑部主事歷
員外郎郎中陞常州知府淞江右參政陝西右布政使
河南左布政使歷三藩不五載遂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寧夏宏治甲寅歲也甫三載引疾歸歸甫三載
以己未五月四日卒壽七十又二公在刑部聽斷明決
才譽久益著審錄湖廣多所平反常州盛富豪舊守數
以贓敗公律已素嚴豪強自戢幸闖索圖籍於江南誅
求橫甚郡邑率望塵迎奉公特力拒不少徇幸闖歸諧
逮公已至中道適巡撫都憲三原王公名恕奏至公得
釋而幸闖卒置於法居幾九載仁於澤民嚴於御吏篤
意於學校農桑凡利害罷行未嘗以人言而二三旣陟
藩垣益感知遇而操持彌峻焉北虜小王子與瓦剌大

師讐殺時出沒疆圉上厯宸慮公奉命巡撫虛己待物與鎮守督府一心戮力恤兵士廣儲蓄利器械時訓練謹烽堠禁侵剋三年之內邊塵不驚朝廷方議柄用而公恬退引疾矣公天性孝友二親中棄每恨祿養不逮祭必泣然事從兄偉達愛如同產無少間隙未遇時受恩於宗戚朋友雖微終身不忘歸自西郵家政一蛻諸子日以葺家廟培先隴修世譜爲事親朋過從壺觴不盡歡不已配珮琪謝氏先三十六年卒贈安人繼橫洲何氏封安人先二十年卒又繼城南席氏子男四端翼

整齊端理家甚裕翼整齊俱邑庠生工進士業女五胡玉明廖冠鉉周如珍姚奎煥謝選方壻也孫男十寬宏寅寧守寵賓實定富宏寅亦邑庠生孫女十一曾孫男三女五俱幼卒之冬十二月十七日葬於本里大墓山之原與謝安人同塋朝廷以例賜祭遣官營宅兆宏持周憲副守謨狀來速文惟公生平端厚不皦皦於名亦不汲汲於進然優游仕途數十年名位目不容於釋至如今茲其平居恂恂若無能至臨大事遇猝變如幸闔然乃奮不知顧牢不可撼世之徒皦皦汲汲者名位顧

或落落或并已得而亡又有徒揚揚大言及少遇事變
僅毛髮卽卑卑乞憐不復知有廉恥其視公之所至與
公之所守何如也嗚呼公所務大而所成亦大所務實
而所成亦實真一時厚德之名臣哉使在位率公而人
其於世道不所謂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者歟文不可
辭謹泚筆爲書而系以詞茲惟吾皇明厚德名臣之墓
佳哉鬱鬱匪爲嗣人之利亦一興夫來哲之企慕

舊志

陳尙書簡襄神道碑

明楊一清

公以嘉靖改元九月二十一日卒於南京寓舍訃聞上

賜諭祭一壇命有司治葬事錄舊勞也越五年丙戌其
子良輔良佑等始遵遺命奉柩歸其鄉新淦息岡以是
年十二月十三日葬於邑之欽風鄉良佑遣其子士貞
詣京師乞予爲文予驚曰此吾同年知己友也謝世已
久矣今始葬乎其世與行予固知之而未悉也士貞乃
出行狀一通故春坊中允景君暘所述予按而敘之公
諱壽字本仁號靈齋其先江西新淦人洪武七年伯祖
志敬坐事謫戍遼東喪明不能往一子當代役弟志宏
慨其兄養無所託請代戍遂籍於遼東鄉人義之公之

祖也父會昌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葉氏母田氏俱贈淑人公始補衛學生成化乙酉舉人壬辰登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丙午轉左給事丁未進都給事中宏治戊申吏部薦爲大理寺丞尋調南京光祿寺少卿又擢南京鴻臚寺卿庚申奉簡命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正德丙寅劉瑾竊柄矯詔令致仕癸酉以廷薦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先是公屢疏乞休俱荷溫旨不允疏至九上武廟知不能留陞南京刑部尙書致仕有

才望老成清謹素著嘉褒且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撥輿隸二名嘉靖改元詔進階一品榮祿大夫以羊酒綵幣存問於家時公之年八十有三矣溯其自戶科奉勅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之不法者巡牧馬草場有恃內庇侵尅者公請置之法被愬下公詔獄受杖而釋及貴妃萬氏專寵後官兄弟勢撼京師中官梁方輩結妖僧繼曉干撓國是公疏論之又被害繫詔獄亦以杖免復官孝廟登極上封事指斥貴近無所避忌及遷大理職多爲忌者所讒摘王端毅公常疏辨之稱其正

邑敢言其巡撫延綏適韃虜寇邊羽書交至鎮城晝閉道塞不行公分布兵馬爲十路各屯駐要害使相應援多遣覘卒哨探惟謹軍勢大揚虜分兵入寇躬親甲冑爲將卒先遇賊鏖戰三百餘合擒斬二千有餘未幾火篩脫羅千諸酋科率部精兵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公曰虜衆未可當也遣諜者諭以諸軍大集虜猶豫間公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據胡牀麾指飲食如無事然虜望見疑大有備遂引去旣而諸路將領以公方畧邀擊皆大捷斬首八百餘級捷連上孝廟降勅

獎勞賜賚加俸初延綏守臣以虜勢方熾鎮兵不能支請發京兵比公屢捷而王師已至總制者請破其巢未得命駐延綏久之戰馬三萬日給草一束其值三錢日須九萬餘兩公議出境揚兵牧馬卽採草紓急衆恐墮賊計難之公請以身先保其無事決議行之所採芻足支兩月省值數十萬兩時同事者諷公註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公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何敢言功先是延綏守臣失事俱得罪代巡撫者難其人大宰倪文毅公薦公或以爲疑倪公以問予予曰是固儒將當不

負公知也。比予經畧西事，方欲與公周旋，而南臺之命下矣。其在南京臺諫，以言事忤逆，瑾盡被執械繫京師。公與兵部尚書林公亨大上疏論救公，又獨疏極言，俱不報。林公既得罪去，未幾公亦罷歸。瑾復搜剔公前任事風所司文，致罰米三百石，草三千束，稱貸以完家。無素積，至是益貧，不能給朝夕。瑾伏誅，言官交章薦之。予在吏部，會陝西缺人，因陝西兵荒之後，軍民憊甚，鎮守大監廖鏜與其弟鵬姪愷怙勢，以逞剋剝，無厭禍且及士夫家人，人重足立。予謂必得忠鯁輕去就者制之，乃

薦公時鏜稱旨造絨氈帳幄數百間，科價數十萬兩。公至已解完，廉知其贏餘數萬，欲納之鏜，以輸內權貴。爲辭公檄所司，畱以備賑，仍戒諭諸司。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奏鏜兄弟訴於所怙者，欲圖中傷公，遂乞歸。四上疏不得請，始復視事。先是鎮守爪牙惡少數十輩散遣於各郡縣，衛所漁獵日不足，滋甚。公下令捕之，皆逃歸。氣焰大阻，民稍安已。而改南臺報至，軍民數萬人擁集撫臺泣畱。公公曰：君命也。出城之日，號呼之聲震地，擁肩輿移日不得行。陝西人至今能道

之公釋褐登仕籍至退休四十餘年大半在閒散地食
祿任事雖不甚久其建明樹立卓冠一時而廉名尤著
居常布素如寒士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環堵蕭然
歿無以爲殮凡數歲親舊共資助之僅歸其喪宦轍所
至懷先不忘在陝雖未久而得人心最深卽是足稱名
臣於今代矣若其孝於親友于兄弟歸故人喪與卹其
孤諸事尤立政之本狀已具悉茲可得而畧云德配鄭
氏封淑人子男十女二孫男六女二曾孫男一女三胥
多英俊季弟章累立戰功爲寧遠百戶其子良佐襲以

功陞千戶具詳家乘予又聞公在諫垣所論時政指陳
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
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宋玉素爲諫官曰人才難得
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時告於君曰
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
能公之心其類是乎銘曰不許以爲直不矯以過正惟
趙清猷之清張忠定之定有燧其光垂諸國乘有位有
年有賢嗣亂以是報公孰謂天之難信

石淙文稿

重修讀書臺碑

國朝施維翰

晉大尉長沙公陶侃字士行謚桓鄱陽人有大功於晉
室明羅大史倫祠堂記所稱謙勤忠恪雄毅明敏臨戎
齊肅招來懷遠所向克捷殄滅羣醜皆實錄也至於誅
滅蘇峻威懼石勒其德澤功業被於桑梓者不勝書故
所至咸俎豆公淦邑雖褊小有墓有祠而讀書臺者又
公依外氏於斯是卽綺歲惜分陰欲致力中原而以逸
游荒醉老莊虛無爲戒時也公卓樹奇勲宏濟斯世史
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武侯則斯臺也匪卽
商霖之傳巖飛熊之渭水也耶惜乎蕩於冷風圯於榛

莽久已孝昌潘侯吟以葺學官之暇首捐俸餘以鼎新
之經始於甲午之冬落成於乙未之夏屬余爲記乃援
毫紀其事復繫以詩五馬渡江王氣回神州陸沉新亭
哀同氣相殘禍已媒坐使五胡接踵來東南一隅志已
灰東門一嘯聲如雷稱雄割據飛狂埃窺伺神器遍八
垓蘇峻劣乘真鴛駘騰嚙奮迅生民災玉帛子女利家
財江楚震撼驚輿僮太真拊膺元規猜稽首下拜推奇
才桓桓大尉實楚材匡扶晉室祛蒿萊數千餘里煩啣
枚南陵白帝氛塵開道不拾遺功崔嵬懷柔威遠能招

徠長驅電掃勳懋哉襄國君臣心膽摧手殲馮鐵平黨
魁木屑竹頭紛成堆束檉莖柳憑取裁藉令永嘉使調
梅身列九棘升三槐師昭虎狼天網恢何至執蓋行酒
杯咸和若用登三台李雄授首趙業頽棟榱棄置尊土
坏偷安視息江之隈白板不靈馬足虺餅傾可恥貽尊
罍長沙胙土背已鮪四十一載深栽培急流勇退離澶
澗脫屣方鎮如驅埃少年英銳洵騏驎淇母成就真聖
胎借庇外氏依於郇分陰可惜從嬰孩讀書萬卷登斯
臺少壯努力木有荻秋霜皜皜白日皚千年古蹟生青

苔潘侯踟躕淚盈腮重新甄璧添灰烹採蘅擷芷倒春
醅吾今弔古獨徘徊爲侯三酌手中盃象江玉筍何毡
毳乘風汗漫凌九陔

舊志

墓表二十三

涂御史墓表

明李夢陽

正德七年夏閏月余按新淦縣南行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蘆舍曰此涂御史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造弔焉見其子朴而問其葬處朴指曰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廉山是也余望之歛歛已謂朴曰日者得碑於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之夏余罹監瑾禍逮至京師下詔獄於時監察御史涂正業繫之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謂鹽貨源也因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

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及涂君巡鹽還也空見瑾觸其怒下之獄然瑾猶日望其貨之來也久之貨竟不至瑾怒甚矯詔打三十棍發蕭州衛永遠克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余時尚在獄聞之哽噎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榮枯而濡澗人士咸藹藹向進乃君則已矣正君名字賓賢中宏治己未進士除江陰縣知縣有惠政課績爲天下第一於是擢監察御史君之卜獄也江陰人願厚貨入瑾解君難君不從君幼時讀晉玉笥山篤志古學動不

違理諱宏濟者君父也早亡君有弟曰洮行或戾道親愛弗較且恆以中才養之必欲其歸於道弟亦竟化而寡過同學生邛坤者家貧而有子嘗議聘君女未決會坤卒君往弔之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勿疑其孝弟信義之行如此語日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然矯僞盜名稱身沒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旬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其誼士大夫思於朝鄉人德於鄉縣人哀慕而不忘此豈苟得者耶君往在詔獄日涕

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先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爲善而
無報夫孟子不云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質之塗若無
忝焉矣

崆峒集

墓誌銘二十四

蕭濟父墓誌銘

宋 黃庭堅

吾友蕭濟父新淦人諱公餉曾太父詠大父漢卿皆不
仕父中和福州長樂令以太常寺奉禮郎致仕濟父事
親不遺力居喪以毀瘠聞友愛其弟恩意甚異博學能
文少時累試禮部在大學有聲稱熙寧中忽自廢不爲
舉子元祐六年乃以特奏名試於廷得一命歸而歿於
牖下享年五十有九娶廬陵段氏生六子男曰皞皚麟
玕二女爲歐陽彬郭欽正妻初濟父旣無仕進意築室

於清江峽之碕巴邱之上曰休亭閉居且二十年於書
無所不觀尤好孟子黃帝素問啄其英華以治氣養心
邀樂於塵垢之外推其緒餘子弟皆興於學逮其欲出
仕不幸而死與濟父游者皆哀之故商濟父之得喪而
爲之銘曰玉笥岑岑閱世無疆我以為朋章貢合而流
清不舍晝夜與我偕行仰其高追配古人鈎其深得意
日新力耕孔耘食其新陳其妃能柔以奉補綴調護諸
息其櫛其棘各授之職而老斲輪儻而遇合富貴嶸嶸
牛羊賓客金玉僕妾怨塞宇宙榮不滿睫以此易彼君

必不厭而心爲田而智播稷穫而自得是曰有秋鄉曰
揚名里曰雙秀永宅斯邱龜筮告猷安只樂只無廢無
圯

山谷全集

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三官直龍圖閣賜諡忠節

曾公三聘墓碣石

宋劉光祖

曾公諱三聘字無逸其先世居嘉祥南武村西漢末平
帝時都鄉亭掾挈家徙居廬陵吉陽後改爲吉州因家
住岐遷蘭溪八傳而生公年七歲日誦千言良齋謝先
生諤語奉直公曰是子有異質盡於我乎教請孳與俱

十三歲爲文操筆立就紹興己卯科舉兼用經藝詞賦
公十六中優選後六年復薦遂登丙戌第初調贛州戶
曹一郡事經公剖決者悉當奉直公遊崆峒見其無斯
須暇誨之曰爾仕事任繁乃爾吾爲汝懼其退思所以
自養乎公受言惶懼官滿趨部丞相虞公當國與語奇
之差克龍興府教授今虞公林館錄中公姓名在焉因
奉直公言竟閑居二十年日肆力於學名聞諸公交薦
入朝累遷秘書郎兼考功郎力求去未許右正言黃艾
論公邪說橫議圖爲諫官罷之旋起知郢州公一再辭
不拜檄促之復引疾三辭無何至郢忽於郡齋聞鉦鼓
聲甚震驚問之曰社戶祠大洪山神也公曰郢爲次邊
金鼓豈宜妄動逮爲首者來衆皆趨避公怒曰邊城號
令仍侮玩如此悉捕之等級抵罪焚像毀祠曉諭愚民
有以金書飾扁榜稱真人者聞而俱遠徙他州郡北有
徑抵虜境僅隔棗陽二百里許健馬一夕可達城下公
建堡偵探謂可以同患難朝廷當激勵旌別以備緩急
實有古人井田府兵之遺意少保吳公琚移師襄陽道
郢與公語大奇之曰昔事壽皇頗聞成算今國家多事

某欲少效羊陸事業公當助我公辭以力小不堪任重
吳公曰甲寅之事如公出力不顧身者某實知之未幾
而吳公移江陵公居郢未三月御史中丞何澹論丞相
趙汝愚不遵壽皇成法常經論罷者未得奉祠不宜與
郡郢州合與官觀士民惜公之去擁道至不可行公曰
吾居官日淺若百姓未相忘所治大洪山事謹守律令
卽如大守在此矣舉手與之別凡送迎交會之常儀悉
却之公自武夷冲祐觀秩滿再知郢州赴闕奏事聞諫
議大夫張釜右正言陳自强監察御史張巖奏曰故相

趙汝愚陰蓄異志一時黨與協惡朋奸陛下奮發乾剛
並置典憲獨彭龜年曾三聘最爲汝愚腹心尙逃憲網
近日樞密院驅使官蔡璉訖其無君等事罪狀顯著乞
加貶竄有旨屢經赦宥宜從寬典彭龜年追三官勒停
曾三聘追兩官勒停方是時將興制獄先逮公與彭公
二人而後窮治其事中外爲之寒心賴天子明聖追兩
官而止至歲庚申汪義和爲副端疏善類五十餘人各
有兩字總其罪公在五六間未及進說汪以疽死事乃
寢公閉門謝客栖心典籍或賦咏娛情不以示人嘉泰

辛酉以皇子生一時斥逐者例牽復公復元官閱一年奉祠又一年知郴州待次將三年改廣西提刑公曰邊境將有事矣吾不可以輕出俄易地湖北又辭乃再頒武夷之命丁卯冬權奸誅紹熙諸賢並起廟堂亟召公而公已目眚無意斯世矣公出仕四十五年中外實歷僅八考曾祖諱均彥祖光庭故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考奉直公諱敏行初號浮雲居士中號獨醒晚號歸愚其歿澹庵胡公吐辭哀之又自書之公自中秘黜官別築新淦岡南郊居自作記友人衡山陳和父書而跋之其所爲詩則曰閉戶集皆恬然追古作者蓋涉世深而愈知道凡昔書疏論事皆區區欲行其所學而非公所性也公之性見於窮達死生之間所交厚則晦庵朱先生必大周先生誠齋楊先生汝愚趙先生龜年彭先生盡一世名賢公生平著述有存存齋文集三十卷行世存存齋記三卷擬志林十卷藥問五卷因話錄十卷閉戶錄三卷公之壻承議郎今大府寺丞李鼎也公教育之且妻以女女先公十一年卒公卒之年數謂宏正曰吾不久於世矣此晝夜之常是歲十月十二日薨享年

六十有七積階朝散大夫初娶楊氏知麻陽縣輔世之
女楊誠齋之妹贈宜人繼娶胡氏文定公安國之曾孫
禮部侍郎寅之孫龍興通判大原之女也封宜人公以
嘉定五年正月八日葬於善政鄉郎中岡墓木拱矣宏
正慨念先友無一人在者而遠徵於蜀人劉光祖以誌
其阡而系之以銘曰匪樂有言逢時之邇亦既有言抑
鬱弗宣後胡以傳岡南晚遷其樂也天孰虧孰全孰匪
其天瑯中之阡

據冊新編

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字與碑同墓表則有

官無官皆可墓志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凡碑
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謹嚴近
世將墓誌亦刻墓前失之矣

按察司副使進階嘉議大夫虛白周先生墓銘

明蔡其清

嗚呼自光岳氣分士罕全節方者難員員者易缺惟公
之學根極性理以貫事功本仁濟義有執有容是惟陰
陽動靜之則應酬萬狀此理皆融故公在在有立一言
足以蔽公始終蓋嘗得之親炙而非諛詞以致隆銘著
其實庶來學知所以適從不致靜言而違之於庸

虛齋
文抄

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雲泉吳君墓志銘

明羅洪先

新澁雲泉吳君卒於嘉靖癸丑九月朔距生宏治辛亥
某月日年六十有三吉水羅洪先友人最厚善者也走
哭其家紀後事適術者得卜於欽風鄉大墟山丙午其
孤亂祥輒哭請曰先大夫遺言窆窆之役不敢後茲將
行事幸詔之洪先爲之訊期得丑月己丑則又請曰知
先大夫者稀勒石奈何洪先曰是故在我後旬日亂祥
以鄉貢士蕭克良縣學生朱洛狀來乃復爲之銘而序
其世代官行特詳蓋悲君之難再而又自悲其無侶也
君名遶字近光別號雲泉舉嘉靖壬午鄉試己丑進士

出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會郊恩進承德郎請便養改
南京兵部職方司轉車駕司員外郎進郎中奉敕督發
南直隸江西湖廣坐派料銀殿工成加俸一級滿考進
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出爲福建興化府知府滿考擢
四川按察司副使奉敕撫治重夔兼達州兵備無何以
母老棄官歸君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事可
疑弗顧可爲弗沮人莫撓其鋒有嘗試者輒窘自救不
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武選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籍
籍繁浩閩人恣奸病恐見察則多方悞我君入與內令

序坐內令久秘不傳聞人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
被執詞相連諸闕恐達尙書所丐免誓不敢有他武選
火尙書以下皆得罪君已改南京得免兩京以南北爲
重輕君意誠在母不擇官不知竟以自全也南京守備
魏國公與兵部尙書爭道尙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
擅役營卒豈制耶尙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
人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卽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
國怒曰我拚一鐵券殺吳某如搏鼠爾同寮咸危之君
一不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脫囚簪示其妻

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簪取爾
信也妾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成車駕主驛傳舟車
馬船頭陳某恃貲干公卿避役君不可走京師賂闖人
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戶差
遣以貧富爲籍衆爲語曰通朝廷易撼吳郎中難江南
郡縣役遣江淮衛水夫爲土猾所把持費數倍君請入
直於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工役諸直出
納舊多羨目藏吏銀工得鈞機利至是痛割其弊無相
染者每歲嚴舟上供慮闖人張其數以便私賈會計乃

新治縣志 卷三十一
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
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屏跡吏部將超資相待爲忌者所
尼補興化以劇郡難之是時母年高不可往畱妻子侍
止隨二僮至官囊篋不緘嘗卽臥內筵見賓客賓客見
其寒素無敢言私民健訟難治君聽決如流頃刻遣數
十事各中情實死囚爭傷無驗疑其隱於賄命燔水不
得納鹽自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
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而誣其讎
云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

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郡
中惡少數十人善速訟或投緼火燒人屋攫財市中夜
盜數起謀其姓名寘之法訟益衰少每聽訟嘗手執券
或延問他疾苦殊休暇鄉士夫以爲異間易服旁窺之
無不歎駭訟已歸贖鍰各縣庭無畱人日晏走學官爲
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精鑒不爽君雖勤敏然存大體
不苛細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股下吏畏罪多竄君豫
戒隸隸不聽卽面告御史某已戒隸令勿杖內股恐多
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縛之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

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於是興化獨無死御史杖者王御史禁乘轎各郡多給報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嘗入覲一無所賫歸而藏金爲同知所侵故不省第緩交割期俾得自計卒不損君故不畏強禦至於興利除害尤勇健有法先是病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君諭民曰徒邀福而不卹灾物蠹也當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適至衆驚服莫敢譸幻於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闕於橫民者建石堤章

魚港別爲東山石閘以時瀦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減壞田草蕩涵洞刻石紀成屬之守者旣畝以萬連歲大穰獲異麥穎禾海寇數至多爲疑兵走之且曰此番船所招也戒自今毋得納舶其後倭入市擾海上諸郡一如君言嘗捐俸爲義塚收棄骸且罪久不葬與水葬者去郡之日民追號若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供張日省數金貪吏歛縮關市通和會與御史忤旬月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善離奏皆不顧閒居十有二年當道數四論薦君視之泊如也君爲人守道理不動聲

色而意常烈烈蓋自少時已然七歲學舍暮歸爲掠者
負走閉樓中假寐給守者夜且半起緣屋匿樊圃中邏
弗能得比曉乃問途歸諸生旅見總制陳公公臨諸生
威以君抗言遂降色舉鄉試未嘗輕謁縣官有所請亦
未嘗不盡利害性修潔不能受俸卽居官一蔬菓不輕
取薄念僅足餽粥部使問遺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
婢媵行無輿馬臨終遺言嚙宅以償所貸妻子環泣正
色麾之日毋亂我我縱畱不能庇若等也儵然而逝孝
友淳厚踰於常情達州歸母病癱不解帶者數旬比卒

壽九十有一君年五十餘哀毀至嘔血處兄弟田宅惟
所取弟適死杭州奔喪如其子少從兄遷學敬事之終
身如其父遷子亂祇天哭之慟未幾遷復死君素壯實
少病至是號哭奔走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窆
爲恨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分甘有如夙負苟弗所好
雖知厚不得望一面也故及君之存人多畏之聞其卒
無間識不識涕泣悼惜好學博聞恥爲章句少受易於
蕭教諭濬喜習讖緯陰陽卜筮之說稍長旁通醫藥星
卜諸技及國朝典故勲戚世次邊圉險易論斷一出已

意不苟附和爲文雄渾簡核尤長於歌詞草書吳氏先
世居縉雲自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清沂遂爲新淦人六
世爲澤潞同知克敏又三世爲邑諸生時雍君高祖也
曾祖咸濟祖春阜父昌舉鄉試卒湖廣穀城縣知縣以
君貴贈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母曾氏封太
宜人配謝氏封宜人有賢行子男一卽胤祥爲邑諸生
女一適蕭克恭天年纔二十五誓不再嫁云銘曰

謂剛者折有勁如鐵百挫不缺若彼縣潔旣潔以通
一芥弗容仁以友輔壁立寡與身完行舉民之無坊

川梁崩亡哀以銘章

舊志

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湖田饒公墓誌

明
胡叔廉

嘉靖癸丑正月二十日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湖田饒君
沒於家距生正德丙寅卒年四十八乙卯八月附葬於
近里南坑祖塋其從兄縣學生思顏從子崇禮崇德以
友人羅子金鏃狀來請銘以余與公居相隣也知公之
素余昔臥病京師思歸方切公聞之有書自吳中來勉
以及時共勵且冀投簪之日共結茅於長松石逕間隔

籬呼酒疎簾看奕余喜棲遲之有托也無何而公奄棄
矣悲夫公姓饒諱思聰字子聞別號湖田因其里名也
曾祖順亨祖登用皆隱德不仕父貫之生公三歲卒母
徐氏宜人栢舟自誓以育以教至易簪珥弗恤公自少
卽穎異不類羣兒痛失怙之蚤而宜人之服其辛勤也
期以自見刻勵儒業弱冠游邑庠名重一時年二十三
遂以詩經與從兄天惠同領嘉靖戊子鄉薦明年成進
士觀政兵部授保定府推官明刑慎獄老吏弗如也署
府篆適歲飢多方賑恤民賴以甦治聞擢刑部主事明

練老成大司寇以下皆雅敬之故事五年分遣郎中恤
刑天下主事官不與公以時望推得應天九府之命初
歷徽州寧國二府審其出入得平反者二十七人從未
減者七人先是在部中嘗儼戚里太辟註誤及逮繫詔
獄事方叵測咸爲公危公曰禍福之來天也縱懾越何
避徒增亂人意耳食處如常識者謂其於生死之際堅
忍之識推之履大投艱可以覘矣事白左遷河間府推
官遷陞保定府同知駕幸承天諸司供應旁午知府以
違慢被譴列郡震懾罔措君代總之裕如卒無怠事而

民亦賴以弗擾部使薦之有日兩任本府二次迎駕才行益修勤勞懋著推其循良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奉勅武定兵備武定依阻山海礦夫鹽徒往往爲奸建議六條以鈐轄六郡日復保甲修守備阨要害畜馬匹收精勇嚴緝捕曲盡禦盜安民之畧劇賊後先相繼聚眾君以計擒之州郡以寧朝廷嘉其功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復以勘處漕河功加俸一級滿考授奉政大夫推恩父贈如其官母封大宜人陞四川左參議尋轉山東按察司副使奉勅兵備臨清君以臨清爲南北咽喉水

陸之衝謹關防飭武備盜賊屏息建修清源書院拔州學士肄業於中予之廩食暇則躬臨較試自是科貢得人創造州學大成樂器選民間俊秀俾習樂舞有妖人倡白蓮教誘眾爲亂畿輔繹騷有檄令諸道集兵剿捕公首摧賊鋒戮力追殲四月盜平撫臣上其功有斬假王擒僞妃之語六月大宜人病卒扶襯歸葬終制補任蘇松兵備守要害修水利興屯田禁鹽徒緝盜賊俊寇入境劫掠調官兵剿秒後先獲其船隻器械并渠魁以歸捷聞復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陞湖廣右叅政眾方

稱慶公歎曰內蒙下海外倭奸伺市舶交構守備單弱
今雖暫寧東南他日之憂也不二三年三吳騷動一如
公語持衡者知公足勝大用將次及之公方取道反家
遽以寒疾卒沉毅機敏長於應變故所至輒能建立未
第時有求貸不懌者至壞扉面詬處之恬然後居顯路
二十餘年畧無求報意其氣度過人遠矣服飾儉素俸
人之餘則以建祠堂置祭田族隣不給者周之天性孝
友恆以幼失僉事公爲遺憾宦轍所到必奉大宜人與
俱不能一日去左右遺腹弟思明縣學生天歿弟婦孫

氏先死以明志君悼之爲表章賜額曰貞烈禮教之風
其來遠哉配姚氏封宜人生子崇嶽次崇嶺朱氏生次
崇嶷楊氏遺腹生宜人慧慈鞠之如一無忝托孤之誼
三子雖未離孩抱然秀特非凡人謂湖田之生僉事公
爲不死云

嘉會堂文抄

宛平尹王兩峯墓誌

國朝

朱軾

編修王芝圃爲予甲辰禮闈所得士

欽選庶常越明年卽以病乞假因其先人宛平公未就窀穸
故也格於例不果旋改授戶部尙書郎有能聲兩次奉

使命鞅掌未遑每陟岫不勝風木之慟歲己酉復改歸
詞垣散館擢優等授今職始援京官遷葬之例得請嗚
呼實始葬也非遷也先是芝圃出狀請銘俾藏諸幽予
昔與公同官京師知其生平甚悉其何致辭按狀公諱
言字慎夫號兩峯先世籍豐城之槎溪始祖曰闕爲宋
御史大中丞遠祖曰嶠由槎分淦簪纓相承號爲世族
曾祖曰制堯有隱德祖曰貞復爲邑諸生考曰開祚乙
丑歲進士以公貴贈承德郎妣劉氏周氏俱贈安人生
子四公其長也弱冠補弟子員癸卯舉於鄉己未成進

士筮仕除馬平令出迎上官吏白例當派里民供億公
呵吏去不以擾民著爲令減火耗省差徭恤夫役免行
戶加意學校葺月而口碑興焉馬平固邊邑且獐獍環
處時有烏石堡獍人猖獗提督李公議發兵擒治公恐
及無辜詣轅門請單騎往持令以壓其軍多所矜全獍
民德之庚午分校解首陸子應幾出其門調任崇善去
日士民數千夾道立祠祀焉獍亦擔酒牽羊中道遮畱
觀者榮之崇陽與交趾密邇土瘠民貧凡公私徵索及
耗羨之屬立時報罷署養利州又更左州咸有異政因

公掛誤部議降調中丞彭公鵬具疏稱爲清廉第一隨
奉香案之舉謝與交遊密獻土產凡食以公年終察其
旨引見補任永清監修永定河次年工成置羊中巖設酒
駕親巡視之與守公妹職首領千員出其門隨其崇善去
召見以撫寧請建門衛軍備於命以巡其軍命巡洋金幣
行在賜克食擢陞宛平尹壬午北闈同考試多得知名士本
房聯捷者三人宛爲首善四方雜處最稱難治公洞悉
情弊不避權豪有不軌者卽置之法畿甸肅然復奉修
築河堤不憚勤勞凡歲內開消浮冒悉皆裁抑及解組
歸里策蹇驢就道行李如下第時生平天性醇謹不立
崖岸其學力經術一以誠實爲本無一虛飾可謂循吏
矣

舊志

舊志

水書諭祭故右副都御史孫仁

宏治己未年

爾以通敏之才閎偉之器發身科第分職郎曹出守畿邦載陞藩伯洎都臺之內陟屬邊徼之外巡委用方殷懇求休致優游暮景竟至長終爰念往勞賜祭與葬爾靈如在庶其饗之

舊志

賜祭御史涂正文

天地正氣全付斯人昔在臺諫謹論日陳卒履虎尾陷於賊臣不屈者義可死者身茲承卹典賁於幽冥凜凜

生氣萬古精神

舊志

諭祭原任大理寺卿胡叔廉文

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諭祭原任大理寺卿胡叔廉曰惟爾操履端醇才猷蔚茂擢英甲第陟最諫垣蹇諤有聞乃簡職乎京兆清華薦歷馴正位乎棘卿暨爾養痾溘焉捐棄久未伸乎恩卹深有軫乎朕懷諭祭特頒用彰彝典爾靈如在尙克欽承

舊志

祭練中丞文

國朝 吳煒

嗚呼士大夫當安常處順無所見其是非一旦變起不

測如疾風震電之掀馳凡萌生之萬卉無不早爲之顛
萎此非秉光嶽之正氣而平生砥礪之有素者曷能以
身任綱常名節而爲人之所不能爲與不敢爲維公篤
生淦水之里蚤膺明祖之知方燕師之日迫幾抗論於
彤墀逮金陵之不守致共主之差池人皆俛首蒙面公
獨鼎鑊如飴百世而下念公之遺事者猶莫不嗚咽而
歔歔况當公指陳不遜舌血書地之時能無天日爲之
黯黹而鬼神爲之慘悽溯公自廷對數萬言已侃侃無
所忌諱而慨然以古人自期信乎仗節死義之臣當求

之於犯顏敢諫而公之毅然不可奪者遂至於斯燁於
行役淦江之側得瞻拜乎遺祠念公之忠貞大節旣爲
之俯仰嗟咨而誦其詩若文之見於遺集者其廓清蹕
厲抑豈小儒所易窺蓋有明高皇帝以及建文君數十
年重道崇儒其培養士氣者久有以烝變乎丕基宜公
與方鐵諸賢慷慨就義而無所屈撓於肅將之天威尙
饗

舊志

祭練忠貞文

國朝

施閏章

公昔肇跡兮三州是宅旣捷公車兮金川攸居公之遠

遊八荒兮馭蒼龍兮翱翔顧瞻舊里兮驂赤豹兮戾止
仰昭爍其精英兮月不晝晦日則宵明悼國事之亡補
兮視九死其猶輕江籬綠兮柑黃公無忘兮故鄉嗟墟
墓之毀傷兮穴狐兔兮寢牛羊羌忠烈之感人兮僉佇
立以霑裳小子竊祿於江國兮頎然夢公之顏色企儀
型其未邈兮歸荒祠兮河側丐公神力兮俾時雨暘民
罔盜賊歲刑牲兮薦醑永百世兮明德

愚山文抄

祭中丞練公文

國朝黃虞再

康熙癸丑仲夏月江西督學某致祭於明大中丞練公

之神曰嗚呼人生不朽者綱常三才畢貫者道義自父
生而師成曠千百世而一致日月於是乎光明山川因
之以弗易卓哉意氣古男兒烈烈英風誰爲嗣緬維練
氏大中丞幾迴唏噓幾涕泗考公挺生淦水濱暮雨千
山題詩字稍長更與少保遊自命忠臣歸然異須臾對
策入彤庭直聲侃侃無避忌聖主旁求得偉人青萍焜
耀王家器奈何躬值陽九艱請除奸黨如兒戲未幾燕
子入金川慷慨英魂歸天地手探舌血大書之欲駕黃
農扶叔季我奉簡書來臨江親校試夙夕久欽公近復

慕古義嗚呼公果何爲者上有既往之千年下有來茲
之百祀聞公之名見公心一豁羣蒙振愚穉維公之精
英兮將與三光五辰並曜兮蒞九州萬國而輝煌抑與
金玉圭璧媲美兮閱千秋萬歲而章光將附鼎彝鐘鼓
於不朽兮徜徉乎仁人義士之居抑與古河天岳並峙
兮往來乎淦水峽江之澹我知公之靈兮將振綱常於
萬古扶道義於當時而况昭著乎金川之記燦爛乎玉
屑之詞嗚呼尙饗

舊志

祭練中丞增祀五代入鄉賢祠文

國朝 周 崑

切惟忠烈之行夫人之大閑時祀之修後人之至願我
子寧練先生忠烈夙表於朝宁祀典常缺於家庭今謹
以牲醴致祭於練公伯庸伯尙子白子昇子載嗣英嗣
宗明孫之神庶慰子寧練先生孝思於無窮維靈其享
之

舊志

祭周學憲文

明 蔡 清

先生昔僉憲吾閩清年十七先生實與進而教督之至
年二十而別越三十四年已五十有四乃復始見先生

於滄之里第見未幾日而別又十日載見移時而別未
一日而先生以疾在臥又十八日而先生不起矣嗚呼
清於先生何其幸而猶得見於一別三十四年之後又
何其不幸而於三十四年之後僅得兩見而已哉痛哉
痛哉浹旬之間幽明永訣門生職分曠若罔聞西向長
號形留神往奈之何哉奈之何哉惟先生學識之精博
德行之真純才猷器識之卓偉一一足爲吾人執範其
憲副陝西也年纔五十三以念母老懇疏致仕兵民至
揮淚乞留而不可得今大宰馬公之爲夏官嘗採公論

奏起而格於例厥後以去就光明恩詔自中順大夫進
而爲亞中大夫再進而爲嘉議大夫皆致仕之日也斯
亦可見公論之不可誣而先生之賢爲何如哉清比以
上命供事先生之鄉意得時撰杖屨先生之側以終其
承教之願而今也無及矣痛哉痛哉憶庚戌之冬清始
官於朝嘗繪慶壽圖屬朝紳士大夫賦詩以爲先生壽
及登八十亦方預爲此圖而屬藩臬郡僚詩以再致其
其祝頌之意而今也亦無及矣痛哉痛哉西江之水渺
渺無涯我懷先生實與之俱惟懷者期於必報而清之

所以期報先生者蓋自有在而未敢言也然亦未易與
時人言也辦香樽酒姑寄此懷而附以此詞英爽如在
尙克宥之

虛齋文抄

祭廷尉胡練溪文

明張元冲

嗟嗟練溪清淑天畀超驥物表默與道契言念若昔與
公同升形遺跡捨心合氣并自公令人我居薇省願言
勗德衷期耿耿逮公入諫宰相並驅嗟我切我賴公不
渝後予出藩公歷京兆公顏雖違公問實紹予方白簡
謂逢有期同朝之喜庶幾可追何公理平遽膺奇疾無
壽有親曷遽而歿嗟予求友樂善不磨如公蘭契雖百
靡多胡此中年而失我益計聞真傷淚迸聲失公歛不
視我心益摧邈風馳奠公寧吐之

諫垣文集

祭廷尉胡練溪先生文

明王宗沐

於維我公稟靈畜粹駿發龍翔爲國休瑞學求聖緒行
景前聞干戈俎豆素具經綸一行作令先吾海門雉鳩
麥秀樹澤尙存言念斯時予髮未弁公見奇之示之道
岸哺之教之加膝不辭紆約相婚恩奚啻師嗟予承公
不腆是懼龜勉斯文以追殆庶公陟諫垣沐亦登庸欣

我夙達勗我令終侃侃臺端公望日積公尹南畿汰出
督學從此江湖參差異域登握法樞公簡帝心廷平一
踐天下歸仁方此需才百寮共仰樞衡要津旦夕指掌
胡天不慙邪襲疾生公疏懇懇乞骸以行有報予聞式
驚且喜謂公未嗣意或假此前年之冬握手江滸公謂
卜築培山之陰有官半畝以終此身禪理仙經公窺其
秘貌癯神炯長生可冀予心暗喜斯文未墜尙約天台
他年勝事詎公數盡徵於白鷄玉象一去神樓莫醫計
音忽來天地爲黑撫膺裂心淚迸聲失嗚呼自從公游

幾晤幾離公髮將白沐病早衰凡公期我百爾皆灰計
得引去畢我初懷誰謂我公溘爾相棄溫溫一水脉脉
難去棺不及憑葬不及視幾晤幾離於今已矣我思造
化惟理是經善延仁壽於理斯平何公之仁而享未備
何公之孝而養弗旣嗚呼我公曷究曷詰數耶命耶徒
慟徒憐念公於我恩何可諉教我成我書不盡言嗚呼
公親在堂公配在室不瞑之心其誰能識惟沐知公耿
耿寂寂公今已矣哀其曷窮邈風薄奠聊陳我衷

舊志

祭東湖陳孟輝文

國朝 孫之鳳

新金縣志 卷三十一
九
嗚呼人生百年究亦同盡其能卓然常在而不與薄植
俱泯者則在乎立身之正與夫待物之仁佳哉我翁孝
友天動慈惠性成其所以推服乎鄉邑者固不止於一
行而其昭然在人耳目者則又不類乎世俗之虛名當
其結髮從師雅意典墳暨夫壯志稍釋考槃山陰雖泉
石之安有異於赫然之勢而其積德以啟後人者又何
子孫之軒昂磊落突兀崢嶸宜乎靜思寡慾寄傲東邱
待蒲車之自至俟纁帛以相尋何大賓甫召奄與世辭
意翁之夙槩不樂乎尋常之羈紲故蒼蒼者之成就亦

汲汲乎反樸之與歸真嗚呼翁之脩壽既克享矣其內
外完善所以開繼乎後先者亦既炳耀而有光矣獨某
等與翁之子共游欽翁之令範固常奉之爲典型追計
聞晨至羣友宵奔雖死生之理久鑒於前賢而陳觴捧
奠不能已者歎耆德之偶沉嗚呼延促之數盛衰之理
人未必知其如此也而翁之澤厚流光不一傳而茲大
者諒智與愚其共信此君子謂公爲未逝而穰穰之福
庶幾有似乎川之方至

有竹園集

賦二十六

嘉禾賦

明劉成穆

維皇帝之十祀兮臻龐隆於亨嘻思至禮之泮沒兮寢
嘉嚮於浸微三靈離而弗叶兮醇稔闕其弗彌乃啟哀
以抒訓兮亮精誥於元祇璇旂颺其旣暢兮龍輦輞以
候下豐隆鬱以連捲兮蒼虬馳以潛駕攤澣溷以旁及
兮駸溥施於徂織兆茲嘉禾之穰移兮霑至澤而駢蕃
蔚穉蕩以槩殖兮蔓扶疏之若雲奚馮翼於雕劘兮溢
工玅於大鈞仗翕勃之淵令兮遡神默以掄機歛溲沈

之泝浹兮繹坤輪而超之玉莖皜其濯疇兮珠英穠其
形晞浥元露以滋麗兮涵素沆以舉起豈人力之劬磊
兮兢冥則以昭示邇祈所以明錫兮垂茂祉於物象介
景祚以重暉兮襲無言以宣暢覽隕休而輯之兮莅動
息使徵意儼瑞符於鑑扃兮罔緣問以默喻爰旁鍛其
莠莠兮無蒞芟以迓亂願俟時以成實兮觀淑賢以授
粲將薦之上帝兮備粢盛於璜簋潔修於王公兮固不
遺於蘋芷亦稽揆於往述兮羗珍崇以燭暉衆人禺禺
以終歲兮紆糗俶以相喜故命之曰天兮實吾民之所

倚昔哲王之峻登兮掇馨韡以爲寶皇猷焯其猶襄兮
豈直布夫壘畝離沐之沃野兮又蠶鳧之故都民混噩
而詮樸兮唯耘趨以含哺圻狡輓以弗營兮愚將忘於
垌野雖芒昧其莫知兮亦驩敷以疇樂玉壘岑嶽而磕
珂兮固赭砮之林也岷江澄澌而千仞兮亦多鮪犀之
珍也碧雞金馬之鑠鎔兮祗足以爲奇誇也璠鉤璵球
之瑛煌兮固不可以殫也惟茲禾之由莫兮固天之錫
於余也乃拊耜而歌曰朱離芰兮約芳紫梁纒兮琳光
獻丹圓兮瓊霞漿湘沅之碧兮赤瑤琅采嘉禾兮芳盈

筐祝皇仁兮無疆文庭秩兮絡圭璋臣夔龍兮君羲皇
海隅照兮殫萬邦甄陽琅兮壽且昌

舊志

玉笥山賦

明金幼孜

鼇宮散兮彩雲鯨海飛兮黃塵銅山眇兮寂寞玉峯美
兮嶙峋占西江之上郡表南紀之孤青攬神秀於磅礴
通仙靈於杳冥割晨昏而軼雲雨薄光景而生風霆登
之者若廣寒百萬戶之玉寓望之者恍巫山十二峯之
翠屏予嘗攀蘿絕澗繫馬西風斷蒼崖之秋骨舒一笑
於奇逢攀危巢於棲鶻附垂翅於冥鴻發孤嘯於巖端

振萬籟於笙鏞但覩夫華蓋倚天芙蓉削玉清霜利鏗
劍插秋寒初月修眉黛橫空綠其瑰瑋萬狀而東連者
非臨川諸山列於前者乎重灘來遠千里如瀉煙消雨
浹隱若垂虹雪立風濤疾如走馬行祠候龍女之暮歸
別路泣驪駒之曉駕其蜿蜒百折而南委者非章貢之
經流繞其下者乎鹵連石霜百丈之奇北挹閤皂寶金
之秀或寬而坡陀或卑而培塿莫不瞻仰乎先後羅列
乎左右則諸山聳處之尊真足以配南山不崩之壽也
方將臨飛梁凌絕頂窮元微入溟滓紉石室之藏書校

黃庭之內景俄遇鴻濛先生虛無誕斐身佩蒼精手捫
落斗或處靜而守默或譚空而說有相與吐羅宿之奇
胸騁懸河之辨口候紫氣於青牛歎浮雲於蒼狗誕叟
起揖於先生曰子亦通元者也獨不聞清江玉笥之山
乎夫洞之天者三十有六而法樂固爲第一福之地者
七十有二而郁木固爲無匹蓋天作而地藏宜鬼沒而
神出今子以憑虛弔古之才拔俗出塵之質不遊於元
都千樹之時而訪於昆明劫灰之日何其異哉僕固鄙
人謹告山川風物之美官室羽儀之麗悉耳目之所及

庶幾發吾子之蒙而祛吾子之蔽也在昔此山卓卓大
古究其根盤罔知幾許錫以大白雲臺之名雜以羣玉
秦望之所峯岑崑鬱嶺嶮險阻崑嶸嶮岷岷岷岷岷岷
者如龍踞者如虎方者如屏圓者如管斷者如日續者
如組高者如立下者如俯呀者如吞突者如吐平者如
削起者如舞向者如鬪回者如顧千奇萬狀不可遽數
其上則小山叢桂漆園大椿松檜栝栢椅桐栗榛大餘
連抱深踞重坤夸條幡纒布葉鋪茶昂霄聳壑霧合雲
屯白日如蛟虬動微風如笙吹繁禽則出穴雛鷓銜書

神雀黃鶴白鷗金雞元鶴旋日駕鵝鵠鳩鵲呈其吐
綬名之搗藥雲彩星馳風毛雪落或翔而集或俛而啄
是皆踰岷越嶂離瀛度弱不遠伊邇於焉茲托其下則
玉芝葳蕤瑤草綠縟葭若麝香荃蘭甘菊芎藭鶴化金
鈴櫻粟抗紫莖揚清馥耀羣芳駭衆目被幽崖施中谷
灼灼猗猗青青郁郁獸則馴虎飛猱麝香麀鹿或獻果
而攀蘿或賣杏而收穀或食乎野草或眠乎石竹餘則
五色之毛千里之足茂先亦不能知爾雅所不及錄莫
不肥大蕃息絡繹馳逐以寢以叱不瘵不瘵水則三溪

八池七潭六源丹砂之井玉醴之泉服之可以永壽飲
之可以成仙滴滴瀉瀉澄澄涓涓光涵曉鏡聲彈夜弦
練橫甌瀉枝分蔓延決而爲雨積而爲淵溉田百頃衣
食之源然後觸穹石越奔川東匯彭蠡同歸海門其中
則蛟龍龜貝鰕鯉鱖鯉比目之鮐縮項之鮪沙蛤海蚌
明珠出焉亦有羣飛屬玉並浴文鴛雙鳧乘鴈鳴翠舞
鷗蒼鱗繡羽舉一漏千莫不集於淺瀨浮於清漣咬嚼
乎菰蒲青藻棲息乎菱芡藕蓮建宮室則度其隰原拔
斯柞棫爰命工倕乃程匠石巧者效力千夫雲從萬斧

雷擊槃石而龍門空斬木而虎穴赤發嶺表之瑰材集
江南之佳植倏鬼設而神運不一朝而山積於是寶圖
呈於坤靈玉梁降乎天寵倣配極之元都列飛霞之畫
棟翬翼寓而欲飛螭負楹而不動華榱引明月於璇題
藻棁綴浮雲於朱拱露闕角之蒼龍啄檐牙之丹鳳表
以承天大秀之崇侈以天德乘光之竦參錯乎萬象之
鱗次彷彿乎九重之星拱觀其重觀疊樓右坪左城飛
臺驚海色之搖紅鉛砌鏤琅玕之連白牕綺疏而結錢
帶金釭而銜璧聚天上之星辰隔人間之風日周河漢

之昭回順陰陽而闔闢宜上帝之高居近天顏之咫尺
至若黃道雨晴瑤階塵輭翠蕤下元武之旌魚鑰起寥
陽之殿羽衣翻仙子之霓裳雉尾擁宮人之彩扇耀孤
鶴於金莖鳴八鸞於翠輦魚龍舞九奏於鈞天鶴鷺肅
羣眞於旒冕濟濟乎山澤之癯昂昂乎圭璋之彥降笙
鶴於緱山來鳥鳧於葉縣無非講道德於元文呪長生
之秘典元霜杵月白帶香殘丹氣成虹爐存火練進磨
脯之新奇集龍根之宛轉冰桃鬪瓜棗之筵銀瓮錫葡
萄之燕又何必慕弱水之二神比塵世之所常羨也鍾

其精英發爲人傑其方平重厚故爲人也沉毅而富才
峭直孤高故爲人也磊落而多節遠而九仙熟爾之名
近則八祖森乎其列故孔梅沈謝之羣流歷秦漢唐宋
而烜赫訪餘跡則魏氏之瑤臺何君之石竅臺聳東華
赤谷之奇谷隱彤霞丹陽之奧箱峯蔓草之似袍墨沼
寒藤之學草劉通慕仙錄於徒聞夏禹惜神樛之未造
涪翁僅吟於彷彿叔夜敢侔於醉倒逮及累朝舉由其
道銀鈎賜金榜之鏤題寶篆降御爐於恩詔信爲古今
之名山非遯世延年者莫能到也言未卒先生乃欣然

而笑曰子誠知管晏之齊人識昭襄之秦客但誇夫山
川之爲美而不知河山之帶礪也覩宮室之爲盛而不
知兩都之舊制也羨木石鳥獸之同羣而不知斯人之
爲貴也慕辟穀延年之可尙而不知所惡有甚於死也
夫達人之大觀曾何足以芥蒂雖殺身以成仁真不亡
而日在且夫大人物我本同橐籥聚則成形散歸寥廓
高爲星辰低爲河嶽故箕尾墜而傳說亡尼山禱而聖
人作二伯生而崧嶽降其神靈三蘇出而眉山爲之蕭
索相業應乎旁求王迹寓乎筆削爲藩翰於西周著文

章於東洛是皆海內之安危兼天下之憂樂豈效乎沒
世無聞但忘情於邱壑且子不聞蓬萊方壺遠則遠矣
而樓船之藥未返滄池之璧已遺莖臺并幹高則高矣
而茂陵之石馬無聲柏梁之金人有烈是二君者今安
在哉今欲與子窺九嶷登大行上會稽探禹穴沂崑崙
觀澗渤追大史之奇蹤繼前人之遺烈挽壯士之天河
洗中原之戰血然後對禮樂於丹墀進輿圖於金闕則
下視玉筍之山者曾何足比於一髮也哉誕叟聞斯言
也狼顧鼠拱莫知所措夕陽兮在山碧雲兮欲暮余乃

拾銅雀於殘煙分玉蟾於墜露倚桂樹之秋香遂登高
而作賦

文靖集

百丈山賦

明 饒宏遇

伊百丈之歸巖兮槩青宮與紫宸勢嶽崆而嶙峋兮似
虎伏而龍沉嵐曖對而晻靄兮時若鬼而若神攀北極
而一息兮拍斗杓以臨虛飛商羊於林麓兮駕大一之
象輿蝮蝮橫連於左驂兮飛廉騁而爲右駢建日月以
爲蓋兮載玉女於后車俯臨於東海之潛兮拱揖乎崑
崙之墟引大庾以位南兮驅匡廬而鎮北帶淦水之潺

浚兮枕蒙山之崎赫玉筍從龍以挺秀兮閤皂隱倚而
相得爾其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蘿落漠而上覆穴溜
滴瀝而下通高岫附乎巖側洞房隱於雲中猿吟峽而
對月鶴唳亭而悲風鷓鴣呻而麥老杜鵑響而勸農水
則澄溪之靜練源頭之淵邃蜿蜒百折東流而與章貢
匯者非入江之金水乎澤則湖溪之逆轉灣頭之南旋
漑田施罟積而爲解粒之源者非澗泉之美利乎乃有
怪石嵯峨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豎山連文
橫水蹙懸幽崖之聖燈似明珠之出谷張葛之所奕棋

侍宸於焉印足彼眞人之托跡羗中起於漢唐惟霹靂
之出入與天地而相方朝迎雲於闔闔暮歡舞以頡頏
悲民生之日蹙得上訴於穹蒼雖日月有剝蝕興雲雨
其不可忘怒旱魃之爲虐雷鞭車而電搖幟咨波臣之
肆害稻有蟹而蛙出突雷殷殷以震驚水涓涓而就溼
驅螟螣與蝨賊莫此邦乎止集紛迎貓而迎虎田豕盡
而鼠逸歲潔粢而豐盛修祀事之孔熾降穰穰之種稔
齊庸庸於棄稷時祚德而降申或隕慝而餘璧嗟五嶽
之封禪亦生民之是力笑睂山之薄靈出三蘇而枯寂

惟百丈之綿亘啟英哲其靡息

舊志

聖德瑞應賦

有序

明金幼孜

聖天子在位之十有五年爲永樂丁酉是年十一月二日始創北京之奉天殿乾清宮於時文武小大之臣以洎百工藝能材智之流莫不駿奔趨事各竭其力以報答聖天子生成之大恩未幾殿中俱現五色瑞光由地亘天朗耀輝徹卿雲綵霧熒煜輪囷天花璀璨大如日輪迴旋宮苑蔽虧霄漢金水河太液池冰復凝瑞內含諸象毫髮可鑑自是卿雲瑞靄繽紛雜遝無日不見文

武羣臣上表稱賀以爲聖天子至德所感實應太平聖心謙抑不敢自當復申勅百寮懋勤厥職上答天眷此可以見聖天子敬天勤民切切圖治之盛心超卓之見匪惟度越百王誠足爲聖子神孫萬世之龜鑑矣

臣忝

列禁林職在紀述用鋪張爲賦以傳示永久使天下後

世知我國家大平如此其盛也謹稽首頓首再拜而獻

賦曰惟聖皇之御極因龍潛而作都建兩京之偉觀恢

萬世之鴻圖中四方而正位畫千里而爲區宅禹貢冀

州之域當天文析木之墟下衍坤絡上振乾樞洪河巨

川既渾涵而聯亘重關疊嶂復磅礴以迴紆總陰陽之
交會盡海陸之灌輸斯乃天府之國是爲興王之居式
宏開於景運允契合於貞符乃涓吉而經始乃選材而
庀工詢謀罔貳龜筮協從萬姓咸會四方攸同維仲冬
之凝沍益和氣之冲融神靈協孚以交贊上帝監觀而
相成於是建奉天立乾清法剛健配高明壯鴻基於九
鼎揭皇極於八紘肆天庥之茲至紛總總而來呈既彌
旬而閱月羗日盛而日盈若乃瑞彩發舒其光五色或
紺而青或黃而赤或護日而圓或凌風而直上燭璿霄

下臨柱石繡楹位修厥德毋恃安而忘危毋恃祥而自
逸納赤子於泰和措羣生於豐殖家無夭札之虞人靡
饑寒之戚禮讓行而俗化淳刑法清而奸慝息上安下
順內寧外謐庶幾上答天眷茂衍鴻澤固邦居於久遠
綿歷數於無極貽生民永世之安爲子孫不刊之式顧
不偉哉於是羣臣拜首稽首揚言曰皇帝敬天之命圖
其難不圖其易於其德不於其瑞誠國家莫大之慶天
下無窮之惠臣等敢不勉竭愚衷欽服明訓以副陛下
拳拳之盛意載歌曰瑞光耿耿兮五綵份份兮卿雲粲

粲兮五綵成文兮瑤葩麗兮藹璘璣兮冰華耀兮蘊奇
珍兮帝京建兮瑞駢臻兮皇德謙兮訓戒之諄兮寶祚
隆兮景命維新兮聖壽永兮何千萬春兮

文靖集

騶虞賦

有序

明胡儼

永樂二年九月丁未周王遣使獻騶虞於朝休嘉之徵
其儀穆穆臣民聚觀莫不忻躍贊歎臣儼謹按詩序曰
騶虞鵠巢之應也格物總論曰騶虞似虎白質墨文不
踐生芻不食生物日行千里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瑞
應圖曰騶虞義獸也人君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凡

若此者在昔徒聞於記載未若今日之覩其盛美焉蓋
由聖天子德備中和建立皇極敦敘九族蕃育羣生之
所至也臣儼獲際嘉祥不勝慶幸謹拜首稽首而獻賦
曰惟皇仁之溥博均覆載於兩儀揭日月於中天昭運
化之重熙九族翕以雍睦萬彙華而增輝天地氤氳川
嶽鍾靈迺產異獸魁然其形質皦皦而霜白文黻黻而
雲蒸目熒熒以夾鏡尾搖搖而參身見周南之山谷乃
鵠巢之休徵從二虎以爲衛豈百獸而同羣不食生物
不折柔莖動則千里嘯則風生狹狹屏其醜類麒麟協

乎至仁息不蔭乎惡木渴不飲乎穢津隱巖巒之煙霧
遠林麓之焘塵於是虞人告祥喜溢賢王爰命輕駕八
鸞鏘鏘翠蓋葳蕤錦旂悠揚綢繆長坂委蛇重岡陟險
巖披蒙茸列羽騎騰飛熊兔潛形於三窟猿罷嘯於孤
峯風泛條而蕭瑟月隱霄而朦朧徘徊四顧蹠躩微蹤
衆禽回翔百神護從願效奇於靈囿遂托身於顯融辭
長林之寥廓就廣路之豐隆羣邪爲之辟易壯士爲之
改容乃獻金門乃陳丹陛賢王拜稽天子萬歲天子曰
嘻惟王孝恭殿彼周邦光昭故封行通神明福祿攸降

顧茲獸之時出其令德之所鍾王曰天子爲天下君乃
聖乃神乃武乃文功光祖考恩洽臣民德至鳥獸澤洞
幽冥和氣薰蒸垓北無垠惟以和而召和故諸福之畢
陳景星爛兮璀璨卿雲紛兮輪菌禾異畝兮同穎麥兩
岐兮並芽文禽青兕重譯效珍赤隄白象萬里來馴矧
茲獸之眈眈皆聖化之所臻未儲精於玉燭已垂象於
蒼口於以昭至信揚德馨表聖知協義聲殆天以彰聖
人文明之治豈蕃國之所敢勝况於四時器車出而朱
草生甘露降而醴泉盈角端見而當庚呈世樂呼而鸞

鶯鳴與鷓虞而並耀垂不朽於丹青彼林氏之五色暨
璧山與瑯琊徒傳聞於載籍嗟歲月兮已賒孰若今之
昭昭瑞應皇祖是格九鳳儼以臨軒百神肅而效職積
隱隱兮高藏纒煌煌兮五色鎮孝陵以永固壽斯文於
無極重曰聖皇臨御兮華風灑灑天不愛道兮地不愛
寶爰有神物兮儲精虛皞昭茲仁孝兮格於祖考龍潭
之麓兮嘉木蒼蒼龍潭之水兮其流湯湯產奇寶兮協
於瑞祥山靈呵護兮曷敢闕藏獻金門兮登明堂萬象
覲兮咸樂康粲星斗兮煥文章垂典謨兮冠百王紹天

明兮允以臧吾皇萬歲兮應寶祚以靈長

頤庵集

甘露賦

并序

明曾魯

洪武五年九月十二日膏露降於鍾山內臣採掇以進
上御奉天門羣臣拜舞稱慶天顏甚怡勅給假一日俾
卽鍾山而縱觀之翼日車駕亦親臨幸焉臣魯謹按老
聃曰天地相合以成甘露瑞應圖曰王者德至於天則
甘露降鵲冠子曰聖德上及天清中及地寧下及萬靈
則甘露下王种論衡曰甘露珠如飴乃王者太平之應
然則斯露之降實國家之上瑞聖世之祥符臣等目覩

其事親蒙聖恩敢不作爲賦頌以鋪張聖德萬一惟陛下
下赦其蕪陋臣魯再拜稽首而獻賦曰惟聖神之臨御
兮承景運以昌隆揮干戈而撥亂兮沛甘雨以洗兵肇
華夏而綱紀兮大一統而無外四方續其貢賦兮萬國
蠶而來會躋民生於仁壽兮播和風於隆平宜天心之
儲祥兮儼川嶽之效靈旣嘉瑞之屢書兮復天乳之明
潤徵吉占於大史兮知體信而達順惟乾坤之忻洽兮
散元精於軒轅溥華滋以凝彩兮仰聖德之格天當白
鶴之驚夜兮瑤階湛其初溼轉精明以流輝兮駕瓦爛

其厭浥合素液乎貞竹兮飛靈衍乎蒼松燦玉爛而珠
聯恍霞集而冰融味逾蜜以流甘兮凝如脂而芳潔號
天酒之醇美兮睹朝陽而未晡爰採掇以登進兮堆金
盤其如雪匪瓊屑之乍和兮呈池楚之初結遂蒙天顏
之一笑兮召羣臣以同觀儼環珮之鏘鳴兮差拜舞而
齊懽聳翠華而歷覽兮登玩珠之雲阜際千載之一時
兮傳盛事而不朽惟堯時之寶甕兮歷有虞而已遷陋
漢武之荒唐兮鑿金莖以求仙卑唐室之冥謀兮宜叮
嚀乎聖誠茲甘露之呈瑞兮垂盛美乎昭代頌曰皇德

著兮格彼蒼穹仁澤蒸兮甘露瀼瀼和風磅礴兮委祉
發祥皇壽高天兮斯民以康聖子神孫兮萬世永昌

志

